

灯下漫笔

百姓记事

一副石头子儿

时光娟

小姑奶我俩喜欢爬树折枝做柳笛，把野花插在鬓角哼哼唧唧地唱；或者去抵嫩嫩的“毛芽”来吃。跑累了，我们就找块儿干净的平地坐下来，抓子。

小姑奶比我大一岁。她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善良、贤惠。她是家里的老疙瘩，常把“二姐”喊成“意姐……”可她喊我“小娟”的时候，清爽利索，一点儿也不大舌头的。

子是石头做的，七个一副。抓的时候，先是笼在手心，向上抛的同时翻转手背去接。手背抛落时接住一粒。这一粒再上抛三次，同时把地上的石子分成一、二、三抓起来放进左手，谁失误了就轮到别人。

我身边总带着弟弟。弟弟不安生，一会儿就爬出老远。别人嫌我麻烦，我只和小姑奶玩。在我跟前，她像个大小人。

正玩得开心，我气急败坏地去追弟弟。小姑奶就停下来，安静地等我。或者她比我更早地觉察到了弟弟的逃离，迅速跳起来去抱弟弟。她的眼神和行动减缓了我的急躁，我呵斥弟弟的声音小了下来。

我做梦都想拥有一副像小姑奶那样浑圆、洁白的石子。可我又忙又笨。少年的心事总是一览无余。或是我眼光如钩，或是我爱不释手。总之，小姑奶看出了我的喜欢。她说，要送我一副。

我没说话。这是一项大工程，我怕太大的欢喜会生出太大的失落。

放学路上，小姑奶悄悄说让我等她。我坐在门前的石台上，看着她背着书包溜进家门。一会儿，她用猫一样轻快的脚步，弹到我跟前，把绵软、细长的手一伸：“给！”一副七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洁白的、浑圆的石子，闪着如羊脂玉般温润柔和的光，静静地躺在她的掌心。

我几乎要尖叫出声。但我迟疑着，不敢去抓，生怕她会突然反悔。我慢慢地把手蜷握着伸出一小点，小姑奶把石子轻轻地放在我的手心。我把握紧，抓起书包就跑。

跨进大门，我才敢取下来。伸出手，再次确认。是真的：七个，洁白的、浑圆的、闪着羊脂玉一般光泽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石子，温暖地躺在我的掌心。那温度，是刚才小姑奶掌心的温度。

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我好像看见：小姑奶哼唧着他放牛的哥哥，从离家四里外的大岗上，捎回这些四棱八瓣、疙疙瘩瘩的石头蛋子。她把比她小手大了数倍的疙瘩蛋石头垫在石片上，右手握着一块石头，吃力地往下砸，往下砸，尖利的石渣飞溅，大棱角变成了很多个小棱角，更小的棱角；然后是一个一个地打磨，淘洗……

我手脚并用，抠着蹬着交错的青砖，小猴子样爬上“人”字形大门楼梁头上，把我心爱的石子，轻轻地放在了一处废弃的鸡蛋窝里。

那些可爱的石子宝贝们，我一次也没有舍得用。我每天都要爬上门楼偷看一眼。它们静静地藏在那里，替我守护着童年最大的秘密和幸福。

那天傍晚，我回到了远离多年而又继续的故乡。因车劳顿，一搁饭碗就沉沉入睡梦里去了，次日天色微明，竟被院墙南蹦跳在嫩树枝上的鸟雀唧唧醒了。向野外走去，肆意言欢久别了的地理、田畴，贪婪吮吸菜园清新的空气。

在村北头的村村通路上行走，我偶遇着两个粪桶的昔日同窗，即招呼说：“早！往地里招粪哩？”答：“往东河倒哩。”我出乎意料：“为啥，泼到还没有起身的麦苗地里不是有助于麦苗生长吗？”我家的地离这里稍远一点儿，泼到别人的地里怕不高兴……”我无言以对。过去，农家肥在村人的眼里，可是金贵得很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朗朗上口的农谚，言简意赅，妇孺皆知，仿佛是维系温饱生活的座右铭。有鉴于此，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几间牛圈、磨坊、羊圈，有一两个大大的长或圆的粪坑。隔段时间，队里就要组织社员们除牛粪、羊圈。老虎耙子、铁锨、架子车，箕套一齐上阵，先堆到一起，再敲打碎叠起来沤、焖，一遍又一遍，俗称“倒粪”。最后用牛车或人力运到地里做底肥。任凭哪块土地、哪种庄稼，都分外欢迎这一厚爱有加的打理方式，庄稼叶子墨绿墨绿，结出的果实饱满而光泽莹润。悉心捧起一颗颗籽粒，如同捧起一朵朵怒放的

远逝的积肥旧事

刘传俊

心花，藏不住的欢喜顷刻而至。

在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晨曦里，或在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中，总能在大路上、小径旁、地块边的沟壑里、房屋的拐弯处，不经意间就会碰到微笑着向你走来的拾粪者。

于是，生产队的大粪坑就派上了用场，成为人们来来往往的集散地。从四面八方捡拾回来的各类粪经称重后，就倒了进去，有专人往上面摊一层碎土，或从牛屋上打扫的草末子。一层粪，一层土，沤肥发酵，制作出庄稼最爱的优质肥料。

爱肥、议肥、积肥、制肥，是农人日常里不可缺少的热门话题和具体行动。寒冷冬天的清晨，我的父亲就迎着黑苍苍的微光去拾粪。光线虽幽微，但有经验的父亲能迅速判断是一坨猪粪还是狗粪。如是牲畜头天晚上拉下的，一夜就冻成了块状，更便于铲到箕套里。一年夏天，母亲整日里呼唤“猪娃猪娃”的小白猪已经长成了大白猪。中午大白猪吃饱了食物，扭动着身子，摆着尾巴去“溜达”。穿着白色土布短袖上衣，拿一把圆头短把铁锨的母宰不顾天气炎热，尾随其后……端回自己饲养的猪拉下的粪便，倒在东屋后挂在槐树半中腰的荆条箩头里，攒多了交给集体。刚入初中的我，被父母啃此不疲的“身教”深深触动。去上学时就背一个箕套放到教室外，放学后先围着

村庄转一圈，然后满载而归，送到生产队里的粪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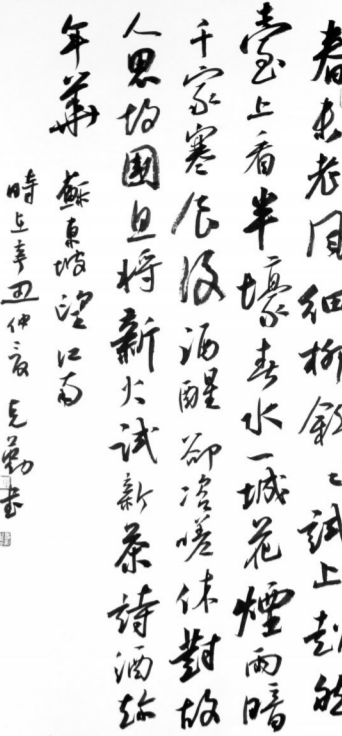
每家每户必备的厕所、猪圈、鸡笼、粪坑，各有各的独立用处。人粪尿由生产队种菜的淘走统一使用。一年四季的清晨，常会看见担着两个大粪桶的那位中年男子走东家串西家的身影。先倒在菜园边的化粪池内发酵，适时随同小毛驴从井里车出的水浇到菜地里。小粪坑是农户用于自家积肥的，打扫庭院的灰土、草末子，烧锅做饭后的草木灰，清理猪圈、鸡笼的杂物，厨余垃圾……一律倾倒在粪坑内，混合腐烂，转化为有机肥，既疏松土壤又适宜各类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偌大个村庄，平时比较寂寥，因人们一天三晌都要到田间奔忙。挨着起挖住户外小粪坑的早晨，男女老少的欢笑声便连成了一片。肩膀上系着垫肩的大人们，用粪筐将农家肥担到指定的空场上，我和小伙伴们两人抬一粪筐兴奋地穿梭其间。粪堆足够大了，用铁轱辘牛车拉到地里去。栽红薯时，人们总会捧一捧细碎的农家肥培育在红薯芽根部。有时耕牛实在忙不过来，一群男女青壮劳力就驾了牛车抬粪，拉上装满农家肥的大车往田间运送。劳动的欢快，追着咕噜噜转的车轮在大路上飞奔。头年预留的准备适时播种高粱、棉花、西瓜、甜瓜种子的地块，一听到车轱辘

转动的声音，似乎不敢有半点懈怠，即刻周密酝酿着来日的勃勃生机。

庄稼成熟了，收割采摘，碾压脱粒，晾晒储存。用传统方式熬出的玉米糝，蒸的馒头，擀的面条，贴的南瓜托，包的水饺，搅的疙瘩汤，蒸、煮、馏的红薯……魅力无穷，香甜味儿盈满肺腑，回味无穷。从没有喂养过任何添加剂饲料，靠吃剩饭、麦麸、谷糠、杂草、少许杂粮长大的生猪、鸡、鸭、鹅等家禽畜宰杀后，放少许天然的佐料烹饪，安全、健康、释怀，到口即烂，鲜美无比，有滋有味。之所以如此，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无公害的农家肥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农作物、农家肥和家禽畜，年年季季都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人们的内心怎能不敞亮，生活怎能不处处充满阳光！

如今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各种化肥一应俱全，播种时节，种子和化肥一同植入地里就算完事，只等收获。农人不再积农家肥，也不再往庄稼地里施农家肥了。一向很听话的土地好像被娇惯得任性似的……物产是丰富了，然而，不知何因，粮食、蔬菜乃至肉类，与原先的相比，却索然寡味了许多。不管怎样变着花样去做，很难品尝到过去那个至纯至真的味道了。那“味道”，简直成了味蕾里的一种奢望，可望而不可即。



望江南(书法) 高克勤

聊斋闲品

艺术不能走极端

喻成

18世纪，德国有一位叫弗兰霍斐的油画大师，被所有画家景仰。他已经登临绘画的最高殿堂，掌握了绘画的所有奥秘，随手画出的草图，就足以征服世界，让其他画家望尘莫及。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依然狂热地追求着更加高深的艺术境界。他有一幅密不示人的“卡特丽娜美人”画作，用了10年工夫不断修改完善，试图通过这幅画作实现他对绘画的全部理想和追求。当他终于完成画作，向其他画家展示成果的那一天，那些仰慕已久的画家们却站在他的画作前惊呆了。他们上看看下看看右看看，看不到画布上有任何东西，只在一堆乱七八糟的颜料下，找到“一只纤细美丽的脚”。显然，弗兰霍斐已经失去理性，亲手毁灭了自己的画作；画家们只能透过劫后幸存下来的“一只纤细美丽的脚”，感叹在这乱七八糟的颜料的废墟下，有着一幅何等伟大的作品了。

这个故事来自于被马克思称为“小小杰作”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不可思议的杰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艺术追求没有止境，但也需要控制在理性范围内；一旦超越理性，走向极端，就不仅毁灭了艺术，也毁灭了艺术家本身。

如今的一些艺术家，也颇有走向极端之势。从媒体上看到，一些画家已经不再是用笔作画，而是用头发作画，用嘴画，用胸作画，用屁股作画，甚至用鲜血作画了，要么疯狂怪异，要么阴森恐怖，毫无艺术性可言。一些书法家也不再将书法当作书法艺术，而是当作“行为艺术”，连吼带叫，连吵带闹，什么“吼书”“射书”“乱书”，乌烟瘴气，不一而足。甚至个别书法家有纸不用，拿着黑漆漆的笔墨往人家姑娘身上乱捅，还美其名曰“人体书法”，真是匪夷所思，没了底线。

弗兰霍斐大师是令人尊敬的，他对艺术的追求是真诚而严肃的，虽然他的激情使他失去理性，毁坏了自己“不可思议的杰作”，但他毕竟留下了“一只纤细美丽的脚”，证明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如今的某些所谓艺术家，热衷于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博人眼球，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画符”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何地方可以找到一只能够证明他们实力的“纤细美丽的脚”了。

如果说弗兰霍斐是为追求艺术而走向极端，最终成为艺术的牺牲品，那么如今的某些所谓艺术家，则是为追逐名利而走向另一种极端，完全丧失了艺术。

荐书架

《暂停键》：召唤自己的魂魄在文字中苏醒

董齐

2021年黎紫书出版长篇小说《流俗地》，因其扎实沉稳的写作，让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跨越地域，跨越国族，感动无数中国大陆读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回响。《暂停键》这本散文集对她来说有重要的阶段意义，这是一部创作意义上承前启后的作品，亦是一部探索自我的作品。她在文章中称“只想写些不枉此生的文章”，读者可以见到《流俗地》初成前的创作信念。

自1994年出道，黎紫书的写作之路已经走过28年，从微型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到长篇小说，她的写作横跨不同体裁，屡获殊荣，写作成绩斐然。《暂停键》

是黎紫书多年行旅的散文作品，在工作了多年以后，她决定四处漂泊，隐于都市人群，避居异国小镇，行经千山万水，又穿越文字的时光隧道。从北京到伦敦，从城市到乡间，也让她重新整理旅途中的事、物与景。黎紫书说“因为只是一种心情或看法的记录，完全没想过这些文字以后要发表，所以写的时候纯粹是一种记录。我以前可能写很多小说就是为了生计，可是《暂停键》里面的文章不存任何目的，它就是在生活中停下来歇一口气，好好看清楚自己，就是一种内在探索的状态，可以说《暂停键》不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品，而且是生活的暂停键。”

知味

焯萝卜缨子

贾国勇

小萝卜的可以切成四瓣，放进沸水中焯之。待萝卜缨子焯至七成成熟的时候，就焯去了其中的苦味。尔后，从水中捞出，搭在绳子上晾干。焯萝卜缨子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看来，古人善焯，却是救民饥荒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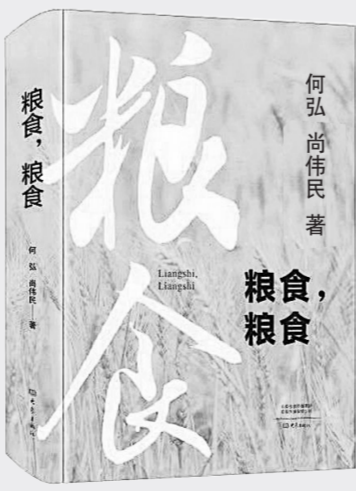
白萝卜或青萝卜、红萝卜的缨子可以焯之，苜蓿缨子、蔓菁缨子也可以焯之。萝卜缨子焯好后，可以保存一个冬天。在大雪封门的时候拿出来在沸水中烫一下，卷曲的萝卜缨子便如睡醒的少女般伸展开来，袒露出她青脆的本色。佐以荤腥煮汤炖菜，可除腥提鲜，增加营养，以味美制胜；佐以素炒、做汤。红萝卜不经过焯制既硬又苦涩，无法食用。经过焯制，红萝卜变软变香变成了农家的美味，切碎后拌上面做成窝窝头，食后增加肠蠕动

能力，不仅是美容养颜的食品，还有通便利尿的功能。

过去，乡村的集市上，萝卜大都带缨子出售，甚至有来自田野里的泥土。这就是人们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勤快的“煮妇”把萝卜带回家中，把萝卜缨子焯了备作冬天的菜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挑剔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到了城市的超市里，萝卜通过砍头去尾的“净身”过程才算合格——不仅没有缨子了，萝卜尾巴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如白白胖胖的婴儿躺在菜柜里任人挑拣。“煮妇”把萝卜带回家中，说是因为萝卜喷洒了农药，还要再次清洗去皮，才能吃得放心。更不要说吃萝卜缨子了！

如今，随着健康养生的理念一步步深入，曾经被遗弃在田间地头、甚至被当作猪羊饲料的萝卜缨子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一些大酒店里还用焯萝卜缨子做出了不同味道的菜肴。在大快朵颐之余，人们讲起童年时焯萝卜缨子的故事，每每会引起一片唏嘘之声。童年的味道总是让人回味无穷，焯萝卜缨子的故事也就成了美好的向往。

连载



申请：去海南育种。当时，玉米南繁育种虽然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但“南繁”的科研单位都是省级和市级的，还没有一家县级育种单位。陵县农业局领导班子的程相文的提议开始是惊讶，讨论研究后变成了赞赏，最后给予批复。于是，程相文带着50斤玉米种踏上了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之路。

1996年退休前，堵纯信先生在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工作。而他最得意的杰作——玉米杂交品种“郑单958”，是在他退休之后育成的。

作为我国紧凑型玉米育种的重要里程碑，“郑单958”具有非常出色的性状，成功解决了品种耐密能力低、综合性状差等技术难题，开创了我国玉米高密度种植的新纪元。

2001年，“郑单958”通过了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和国家审定，并被农业部定为重点推广品种，成为我国种业一匹惊艳的黑马，种植面积一路飙升：2002年1325万亩，排全国第三名；2003年2135万亩，排全国第二名；从2004年起（4300万亩）跃为全国第一，2005年5400万亩，2006年5895万亩，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超过6000万亩，占全国当年玉米播种面积的近三成，一直到2016年，连续13年居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第一位，被种业界誉为“一号种子”。

2008年1月，“郑单958”斩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仅2013年，“郑单958”的种植面积就达6479万亩，增产37亿公斤，增加经济效益44.6亿元。这一年，堵纯信入选中国种业功勋人物候选人。

“玉米人”程相文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是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言。这句话被著名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写在自己笔记本的扉页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相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颗种子——玉米育种事业。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先琴专门为他写了一部报告文学《玉米人》。

中专毕业的程相文，自1963年毕业，一直到退休，都在豫北一个小县的乡镇——坐落在陵县巨桥镇（现属德州市平原区）的县农科所（2009年升格为鹤壁市农科院）工作。“天天干的”是玉米，想的是玉米，看的是玉米，一天也离不开玉米的“程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玉米，直到2014年4月，78岁的程先生才卸任鹤壁市农科院院长，改任名誉院长。退休后，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程相文成立了育种工作室，带着几个研究生继续在育种一线耕耘。

程相文刚到陵县的时候，玉米产量普遍很低，亩产只有一二百斤。1964年，在陵县原种场工作的程相文向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

有椰风海韵。当时的海南还很落后，农村还是一片荒凉。不通电，不通自来水管。程相文一直租住在老乡家里，在第二户人家住了17年，在第二户住了22年，现在租住的人家也住有好多年了。他白天下地劳作，晚上就着煤油灯查找、阅读科技资料，统计育种数据。当地人对他的称呼，也从“小程”变成了“老程”，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渐渐成为鬓发斑白的老人。从开始南繁育种，程相文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海南工作，连续50余个春节在海南的玉米田里度过。

几十年间，程相文先生带领团队引进和选育出浚南系列等39个玉米新品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加经济效益270多亿元。他培育的“浚南20”，2004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玉米主导品种推广种植，成为黄淮海夏玉米区种植面积第一、全国种植面积第二的大品种；2005年，浚县巨桥15亩连片夏玉米超高产攻关田单产达到每亩1006.85公斤，创造了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在全国种植面积连续4年（2007年至2010年）排第二名，连续5年（2011年至2015年）排第三名；2010年3月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定，著名玉米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

景福先生对“浚南20”如此评价：“为我国玉米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成果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2011年，“浚南20”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年5月，“长期扎根基层，淡泊名利，忘我奉献，潜心科研，刻苦攻关”的程相文先生，与种业界泰斗袁隆平、李振声等人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

至今，已经85岁高龄的程相文，仍然要坚持下田——尽管如今分子育种技术很发达，但与许多优秀育种专家一样，程相文要去大田里验证。

花生专家张新友幸福的生活，不一定是天天海鲜鲍鱼。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也足以让很多人体会到生活的惬意。

但这样的幸福，我们的先人却体验不到。花生原产于美洲，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明代后期，至清乾隆朝，花生还是贡品，寻常百姓难得一见。作为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和日常食物，花生种植研究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以张新友院士为带头人的河南花生科研团队已有40多年研究历史，一直是我国花生研究领域的骨干单位，先后承担过国家“863”重大专项、重点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科技跨

越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省重大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选育出一大批优质高产早熟系列花生新品种，其中“豫花1号”“豫花7号”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豫花14号”“豫花15号”“远杂9102”分别被列入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项目。

张新友长期从事花生遗传育种研究，在多年的研究中，建立起花生远缘杂交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一批聚合了野生花生优异性状的新种质，开辟了花生野生种质利用的有效途径，在花生重要经济性状遗传与分子标记开发等育种理论与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培育出“豫花”“远杂”系列早熟、高产、优质花生品种30余个，成功克服了花生种间杂交不亲和障碍。

1984年，21岁的张新友从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河南科技学院前身）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省农科院花生课题组，从事花生育种工作。那时候，在河南，花生属于小作物，全省种植面积约500万亩，亩产200斤左右。

当时的花生课题组比较缺人，最小的同事也有40岁，其他同事都在60岁以上，张新友成为花生课题组的“新鲜”血液。